燈草和尚/第07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燈草和尚

◀上一回

第七回　火上添油官兒魂去　水中出火秀士情濃

下一回▶

交頸羅緯忙結陣，斷送紅盡春病。怨東風扇動淫慾，引人入相思徑。誰人打並閒心性，能療風流症。天氣近清明，細雨撩愁，又入迷魂陣。

——《右調　醉花心》

話說李可白將麈柄拔出，用第二指插入生門，覺得花心如雞蛋大，拱拱的十分可愛，又抽出插入後戶，可也作怪，也有一個花心，如圓眼核兒大，也是拱拱的，還流出些騷水來。

李可白道：「親親心肝。」把麈柄一頂，正頂在後戶花心上。那女子便咿咿呀呀叫快活死了。

此時已到四更，暖玉道：「奇事，難道世上竟有此等婦女，必是妖怪無疑。」

那女子忽對李可白道：「弄弄洩了罷。我後戶被你弄得寬了，是不好看，可再往前弄弄。」

李可白拔出麈柄，又在陰戶裡弄了一陣，方才握住睡了。暖玉與長姑二人也聽得倦了，回到房中和衣而臥。此時不但暖玉魂消，即長姑也十分心癢。正是：

春宵一刻值千金，閨閣嬌娃欲斷魂。

卻說暖玉與長姑昏昏沉沉睡了一夜。次日同暖玉走上樓來，一五一十向夫人、楊官兒說知，楊官兒道：「又是那些妖怪，不但離間女婿，又怕弄壞了女婿，教女兒終身何靠？」

夫人道：「這些光景不可造次，莫若暗暗與李親家說明，叫他不要說明，只托事故，叫女婿回去留在他家一二日，再把女兒接去。只說回門，再除那妖怪方為上策。」

楊官兒依言來到李家備細說明。李商人聞說，急急差人一次、二次來催李可白回去。李可白說與那女子知道。

那女子道：「你今回家，恐你父母不准你來，那時我與別人交好不要怪我。」

李可白笑道：「那有此事，你放心便了。」遂別了那女子與丈人、丈母拜別回家去了。李商人說要商議大事，今夜且莫去，李可白不敢違命，只得住下。

且說楊官兒見女婿去了，對夫人道：「如今女兒房中無人，待我去看看，是個什麼妖怪被他纏住。」

夫人道：「恐你被他纏上，脫不了身。」

楊官兒道：「不妨，我自有主意。」楊官兒竟走至長姑房中，聽了一聽，不見動靜，用手掀開帳子，只覺一陣熱風吹出，渾身已酥麻了，只見雪白精赤條條一個女子，一雙小腳向外則睡，露出肥肥白白一個小陰戶，楊官兒見了慾火如焚，麈柄直挺，正對陰中一塞，用力抽了二十多抽，陰戶裡淫水流出，那女子醒來雙手搬兩腳，一顛一聲大弄起來，弄一個時辰，忽然把眼一睜，且驚且喜道：「我只當是李郎，原來是你這老不才，難道女兒也不認識麼？」

楊官兒細看，果是女兒長姑，驚得一身冷汗，便要拔出麈柄來。

那女子抱著道：「你污了我身子，還不與我弄個暢快，休想丟三。」

楊官兒道：「實說你是何人，我好放心大丟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不要管。」楊官兒只得脫個精光，兩個上床重整旗槍大戰起來。那楊官兒原是個不禁弄的，況且年紀又大，只因夏姐一番引動，又添了他些精神，便十分耐弄了。那女子卻是春姐變的，格外的風騷，憑楊官儿頂一會，抽一會，好不受用，一個時辰方才洩了，伏在身上不提。

且說夫人好久不見楊官兒回來，吩呼暖玉去聽聽，暖玉到窗下，只聽得裡面弄得好響，推門不開，回來回了夫人不提。

那知長姑聽了覺得心動，悄悄兒叫暖玉回到自己房門口，將簪子挑開了門，輕輕的躲在床背後，只見楊官兒仰臥著，那女子爬在身上，只管研研擦擦做出嬌聲浪語，忽叫道：「心肝，我丟了。」又叫道：「我又丟了。」癡癡迷迷弄個不住。楊官兒在下面閉著眼，哼哼的叫，快活不過。

楊官兒大叫一聲道：「我要死了。」

那女子喃喃道：「這般受用，真真是便宜你這老不才了。我背後兩個姐姐還不曉得我這般使力。」

長姑二人想到，如何他知道我們在此，只不言語看他如何？只見那女子又研擦了一回。

楊官兒漸漸醒來，摟了那女子道：「真有趣！前番夏姐沒此有趣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夏姐是舍妹。他的本事還勝似我。那日不過擔承你，並不見手段。」

楊官兒忖道：「原來那一般妖怪有此神通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我要小解去了。」爬下床來扯了衫子，往床背後走來，長姑、暖玉走

避不及，笑作一團，那女子叫他兩個同到後樓來。長姑害怕不敢去，暖玉大膽竟隨他去了，看他怎麼。

卻說楊官兒不見小解的來，也下床來退到床背後，見了長姑不辨真假，一把摟住長姑。

長姑急叫道：「爺爺是我。」

楊官兒不辨詳細，把手插入褲內，摸了一手騷水，說道：「為何小解不見揩揩？」

長姑忙道：「爺爺是我呀！」

楊官兒只道還是那女子，假意摟抱不放。卻好那女子同暖玉出來，楊官兒方才滿面含羞放了長姑，急急披衣往外就走，到樓上見夫人正尋長姑，遂一五一十向夫人說了。隨後暖玉同長姑亦來，暖玉卻被夫人發罵了一頓不提。

卻說李可白被父留了二三日，每日那女子勾引楊官兒大弄，到了第四日，李家打發人來接長姑回門。

夫人對楊官兒道：「你去纏住那妖怪，我自打發女兒回門。」

楊官兒來至女兒房中，那女迎著道：「你們要打發女兒回門，要避著我，我也不管。」說畢，扯了楊官兒上床大幹不提。

卻說這日早晨，李可白母親吳夫人把妖怪變化的新娘送你，你丈人如何定計迎娶長姑回門，一一說了。

李可白忖道：「拜堂時有兩人，上床只一人，有這等奇事，如此又得一個處子了。」正想時，報長姑進來了，拜見公婆，夫妻再拜，拜畢入房。

李可白笑問道：「一向躲在那裡，卻被假的哄我？」

長姑害羞低首不答，少停擺列酒筵，再斟合巹之盅，五盞後李可白便摸手摸腳，長

姑羞得滿面通紅，怕人看見，只得低聲道：「白日如何如此，羞答答的。」

李可白方才住手，看著日落西山，命丫頭收拾酒席各自去了。李可白把門閉上，扯著長姑上床，長姑代笑用手一推。

可白道：「今日丈人打發你來，料你躲不過了。」用手一抱，抱到床上。

長姑道：「且吹滅了燈。」

可白道：「全藉著光亮，照著你這嬌嬌嫡的樣兒，方得有趣。」忙伸手去解長姑的褲子，長姑不許，不知如何？且聽聽下回分解。